

许多爱

□舒曼

“丫头,你知道妈妈想你吗?你也想妈妈吗?”听着外面热热闹闹的爆竹声,在这个除夕之夜,冷冷清清、孤身一人的陈菲,吃完了简简单单的年夜饭,看着病逝的女儿小美留下的遗照,她将原本光亮的镜框还是擦了又擦。

女儿小美走了已两年。可是,五十出头的陈菲依然还没有走出痛失爱女的人生巨大阴影。她也知道,对于到了淋巴癌晚期、承受无尽痛苦的女儿,死,其实真是一种解脱!可是,对陈菲来说,她宁愿是自己身患这恶症,只要能把女儿换回来!

丈夫在她三十多岁时遇难身亡,爱女又走了,一个人孤苦伶仃地活在这世上……陈菲不知不觉将一瓶酒喝掉大半,带着醉意和衣躺在床上,朦胧中似乎又看见爱女笑着向她奔来。

二

陈菲是一所重点中学的音乐老师,平时课不多,还算自在。

“你呀你呀,真不能就这样稀里糊涂消沉下去!”同事何素芬快言快语,是个热心肠的人。她一直劝陈菲重新找个伴儿,这么一个气质高雅、相貌娇柔的女人,虽已五十出头,但各方面“硬件”依然不差,想再找个伴儿,又有何难?

“过几天,我替你那个丧偶的工程师许多找来,你俩好好谈谈!”何素芬呢,这就替陈菲做主了。三天后,何素芬果真将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直接领到了陈菲的家门口。

没想到,人高马大的许多站在陈菲面前,居然有种手足无措的感觉,一张脸像个小家伙一样,红了!这个样子,让陈菲突然穿越到年轻的时候,当时,去世的丈夫和她相亲时,不就是这么个模样吗?想到这里,陈菲心里就“咯噔”了一下。

三

陈菲原本是不想再找什么男人的。多大岁数了?可工程师许多似乎认定了陈菲,隔三岔五就打个电话或是发个微信给陈菲。聊家常是假,找种种理由套近乎是真。都一把岁数的人了,这点小心思难道陈菲还看得出来?

憨厚、本分,一个典型的理工男,这是陈菲对许多的基本印象。说不上喜欢,也谈不上不喜欢,但是,并没有让她有一种想和他一起搭伙过日子的冲动。一切,都是不咸不淡。

“朋友送我几条富春江出产的新鲜鳊鱼,我不想一人独享,想请你帮我烧两条一起尝尝,如何?”那天,许多不请自来,挥动着手里的塑料袋,挂着憨笑的脸一点也不见外。

陈菲一愣,感觉有些突兀。但人家来都来了,难道还赶他走不成?无奈,她只得将许多迎进了门。但不得不说,两个人吃的那顿饭,让陈菲冷清的家重新找回失去已久的人间烟火味。

而一回生、二回熟的许多呢,时不时上陈菲家的门。

四

老同学苏明出现时,陈菲倒是万分惊喜。这苏明,在大学里曾苦苦追过她,后来,回到家乡的陈菲终究还是嫁给了别人……同学聚会上,一听说陈菲丧偶失女,已离婚的苏明十分意外,竟然公开表白:“陈菲,我要再次追你!”听了苏明的话,陈菲竟像少女般一脸娇羞,心中有种特别的情愫在涌动。

上门的许多看见坐在陈菲家中的苏明,又注意到两人是那样亲切熟稔,许多带着慌乱打了个招呼黯然离去,而陈菲并没有挽留。许多又不傻。对陈菲,他不再打电话,也不再上门了。

变故,却总是在不经意的時候猝然而至。那天,因为频繁咳嗽的陈菲到医院检查时,获悉让她震惊万分的结果。

对于死亡的威胁,陈菲倒是并不惧怕的,十分坦然。然而,苏明获知此事,一下子像变了个人,更多的时候他总是沉默不语。陈菲最渴望的来自他的安慰基本没有。一周后,苏明干脆人间蒸发,下落不明。

“这么大的事,你怎么不告诉我?”陈菲万万没有想到,她无助之时,却是她并不怎么在乎的许多出现在她的身边!许多紧握着陈菲的手,言辞恳切,陈菲再无矜持、泪流满面。

五

陈菲的手术很成功,肿瘤也并非恶性。

“许多,谢谢你!”出院那天,陈菲像真正的恋人一般,牵着许多的手不放。许多依然只是憨笑。

“昨晚我做了个梦,梦见去世的丈夫和女儿一起回来了,说你在,他们都放心了!是不是亲人即便去世了,但还是会和活着的家人们有心灵感应?”

“这是一定的!”许多点头。

两人结婚那天,失踪了的苏明居然再度出现,神色尴尬。反倒是陈菲极为坦然,人性原本就是复杂的,何必去苛求别人呢?站在陈菲身旁的许多,看着依然尴尬的苏明,和陈菲对视并交换着眼光,一切都不用言明。



尊重

□田耀东

她决计要走了。

共同生活了两个月,也没有什么要整理的。几套换洗衣服、两条被子、床单——“我喜欢自己用过的,别人的不放心。”她来时这样说。

“这样很好。”他淡然地说。她就开始铺床。

“这间阳光好、通风透光,你就住这间,我睡原来的床。”他说。

她有些诧异。

他解释说,反正都在一个屋檐下,有什么事敲门就是,或者用微信语音,网络密码是……

她是他同事的妹妹。她的男人走了二十年,儿子大学毕业进了城,孙子带好了,回到乡下老宅。

她哥对她说,找个人说说话、伤风咳嗽端碗汤,你们都有养老保险,经济上谁也不靠谁,他这个人我了解……她就来了。

她不肯闲着,买菜、做饭、洗晒……他退休后还打一份工。现在回家能捧到热饭碗,晚上家里的灯就亮起来;被子晒过了,衣服叠得很整齐,她在灯下对着手机跳健身操,只等他回家就吃饭。

他忽然想,她为什么不是“她”呢?

空下来,他把他的衣服、杂物一样样整理,理出他亡妻的衣服堆在一起,说:“扔什么地方呢?”他脸上瞬间就堆满了雷霆:“谁要你动的?”

“这个还有什么用?不占地方吗?”

他强压怒火:“她的东西不能动,今后永远没有了!”

“你和这些东西去过吧。”她声音不高,带着委屈的哭腔。

“你!”他大声喊起来,脸涨得通红:“怎么能这样说话呢?”耳边传来亡妻的声音:“我最担心的就是你这个性格,我走了,谁给你做饭吃?”她身上插满了管子,监测器的波纹已平下去,忽然又跳起来,醒来就喊他的名字、抓住他的手:“找个人……过日子,我在那边……等你……”

他眼泪滴在她的手上,还没有擦去,她的手就垂了下来。

结婚快半个世纪了,他是甩手掌柜,家里的一切都是妻子张罗。小时候家里穷,过惯了苦日子,后来好起来,她却走了。妻子走了两年,他有一顿没一顿地糊弄日子,一日忽然就倒在地上,幸好被女儿的电话惊醒,于是家里就替他到处张罗身边的人。

她把带来的东西装在纸箱里,对着两条被子怔了一会儿,对他说:“被子先放着吧,过

几天再来拿,我……我走了。”

他心里伤感,声音轻下来:“这么晚了,我送你吧。”

“不用了,路又不远,今晚有月亮。”

她推出电动车,又对他说:“明天的饭在压力锅里,菜已拣好在冰箱里,不要买了。”

她从随身的小包里拿出几张票子,压在桌上他看的一摞书下:“这是买菜余下的钱。”

他内心翻江倒海,想说什么,又抿紧嘴唇,什么也没有说,推出自己的电动车,关上家里的灯,漆黑一片。

月亮升起来了,像破碎的蛋黄。

她骑在前面,他跟在后面,昏黄的路灯,横陈的村庄,几声寂寞的狗吠。

钥匙插在锁孔里,半天也打不开,她嘴里嘟囔:“锈住了,怎么办呢?”他说:“让我试试!”接过钥匙拧几下,还是不动。夏天的雨太多,灌进锁里锈住了,他经常会碰到,以前家里有人,用不着开门,后来……他电瓶车里就备着钳子、螺丝刀、缝纫机油……他在锁孔里注进几滴油去,钥匙来回拧几次,门就开了。

她进门开电灯,却一只也不亮。他问:“火表箱在哪里?我估计保险丝断了。”

“你会接吗?”她担心地问。

他没有回答,随她走到火表箱面前。家里漆黑一片,他拿出手机,打开电筒,表箱太高,她给他端来木凳:“你小心!”

她给他扶住凳,一只手给他打电筒照亮表箱。

他检查了一下,闸刀保险丝断了。没有现成的保险丝,他叫她找了灯头线,取出一股,用打火机烧掉外皮,接好,家里就亮堂起来。

“可能雨季漏水,墙头接口处短路,过几天我把这线路查一查。”他对她说。

她在用电水壶煮水,温和地说:“幸亏你什么都懂,你不送我,我连门都进不了,进了门也不知怎么办。一个女人,就这么难。”

“谁都难。”他叹口气说:“人,并不是用来吵架的。”

“谁吵啦?你心里没有我,只有……留我干什么呢?”声音很低,只有她自己听得见。但他很分明地听见了。

他一字一顿地说:“我们都是因为不容易才走在一起的,忘记昨天的人,对明天也会不负责任。就像我尊重你这里的一切,也希望你懂我。”

月亮已经移到中天,他喝了水要走,她说:“这么迟了,我送你吧。两个月没有回家,床上还能睡吗?”

回程的路上,他在前,她跟在后,月亮为她们点着灯。